

● 席慕蓉 ● 余光中 ● 紀弦

台灣三家詩 精品

● 安徽文藝出版社



台湾三家诗精品

郭济访 王建 选评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宿县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字数: 130,000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定价: 3.30元

ISBN 7-5396-0403-4/I·352

序

据说台湾诗人数以万计，可能是夸饰之辞，然而，台湾当前确有几十家诗社，几十种诗刊，千百个诗人在写诗，发表诗，这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以小如弹丸的海疆一隅，诗歌创作出现如此盛况，从而成为中国新诗强健的一翼，我们理应肯定其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不可低估的历史地位，并且多加介绍，以增进人们的了解。近三年来，海峡两岸交往日多，对于台湾诗人诗作的介绍渐渐多了起来，令人深感兴奋。摆在我案头的这部《台湾三家诗精品》就是对台湾新诗的一次极有意义的评价。郭济访、王建两同志以他们研究台湾新诗的体会和感悟，选取一个独特的角度精选诗作，鉴赏剖析，就显得更为深入细致，不同一般，因而也就更值一谈，更为可贵了。

台湾诗坛历史悠久，名家辈出，何止这里所选的纪弦、余光中、席慕蓉三家？据我所知，除了纪弦称之为《创世纪》“三杰”的痖弦、洛夫、张默外，名家仍不胜枚举，如锺鼎文、覃子豪、叶维廉、郑愁予、管管、辛郁、向明、罗青、罗门、杨牧、商禽、桓夫、周梦蝶、羊令野、白萩、方莘、

文晓村、蓉子、吴明兴……等等老中青一大群。我与本书作者每论及此，总觉仅选三家，难免遗憾，然而，现实的束缚太多，所选结果仍是三家。仔细揣度，作者如此选评是有其用意、颇具苦心的。首先，纪弦、余光中、席慕蓉这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独特的创作不仅倾倒了台湾读者，并且获得了大陆读者的青睐，他们都是正在大陆“走红”的台湾著名诗人。他们的诗作象旋风一样，不仅席卷了大陆的校园、文化界、出版界，并且震荡厂矿波及企业，因此，更为准确地引导大陆读者鉴赏他们的诗作，该是顺理而成章的了。第二，这所选的三家，基本上代表着台湾诗坛老、中、青三代诗人。席慕蓉虽早过不惑之年，但她的诗风靡诗坛却是近年来的事，倘与纪弦、余光中等前辈诗人相比，把她划为台岛青年一代诗人，大致不误。三家诗基本上显示出台湾三代诗人的创作风貌。第三，从时间上看，三家诗跨越了自一九四九年迄今四十年之久；从空间上看，虽然三家诗个性独具，风格迥异，但他们的创作与纪弦从大陆到台湾倡导现代诗又不无关系，三家诗同属现代诗。他们勇于探索，热衷创新，上穷下求，既不排斥西方，又依恋东方；既热心倡导现代诗，又在回归传统，融会古今，继承“五四”，厚爱民谣俗曲，吸收改造。这三家诗大体上涵盖了台湾诗坛的探索追求。成功失败、荣辱甘苦，均可概见。因此，本书的作者在进行块状的具体诗作的选评时，同时在时空的交汇处勾勒出了台湾新诗的发生、发展与变化。因此这样的选评是有道理有特色费心机的。

纪弦早在三十年代就是我的老朋友，四八年去了台湾，晚年客居美国。隔绝五十年，近年才恢复书信往来。纪弦的创作开始于三十年代初，常用的笔名有路易士等。三十年代

中期我在北平与李章伯创办《小雅》诗刊，他与韩北屏在苏州创办《菜花》，后改《诗志》，并与徐迟赞助戴望舒在上海创办《新诗》。在当时三个诗刊鼎足而立，致力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我们吸取过西方现代派某些写诗技法，融会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但不照搬传统诗词的形式。从当时到现在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口号：中国的现代派非西方的现代派。纪弦一九五三年在台湾创办《现代诗》，五六年组建“现代派”，大纛迎风，从者如云。他在诗的理论建树和创作实践上，都成就斐然，成为台湾诗坛的一面旗帜，为台湾诗人视作中国现代派的创始，被称为诗坛元老。纪弦所提倡的“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曾被人误解。他所说的“横的移植”是指在空间上借鉴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现代诗的优秀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段，也包含某些现代意识的参照与追求。他所说的“非纵的继承”是指在时间上既不继承中国五七言律绝之类的格律，也要摆脱西方意大利、英国的十四行商籁体诗之类的镣铐。至于中国传统诗词的韵律、节奏与意境，他是并不反对的。他最近给我的信中还说：他并不回归传统，他搞的现代主义是中国的现代主义，不是西方的现代主义。纪弦的诗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台湾诗评界有人认为纪弦是“中国诗坛上具有极端个性的独来独往的诗人”。他漠视一切陈规旧习，时而孤独自傲，时而嘲人嘲己。诗的现代意识使诗与现实、诗与人生熔铸一体。纪弦始终是一个现代人，他的诗是一个现代人的现代个性的真实写照。纪弦是开创台湾一代诗风的杰出诗人，他的诗不仅对赞成者也对反对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至于余光中，他是“蓝星”诗社的创始人和主持之一，

而“蓝星”诗社则是台湾现代诗三大支柱之一。余光中几乎参与了台湾现代诗所有的重要论争。他的理论阐发和创作实践，不仅促成了台湾现代诗的发展与分化，他自己也在多次论争中转变观念，更趋成熟。在五六十年代勃起的台湾现代诗运动中，在台湾的新诗发展史中，余光中是一位引人瞩目而特殊的人物，有人这么说，不了解余光中，便不能完全了解台湾的现代诗。此话不一定全面，但余光中是台湾诗坛最富有求变求新精神的诗人，则是有目共睹的。他的创作，是从模仿五四新诗开始的，同时，他爱“标新立异”的艺术个性也随之展现。当他带着青年期的冒险精神实践和维护现代诗的时候，他却同时在反对纪弦的信条之一“横的移植”，而主张维护新诗的抒情传统。当他求学西方，真正漫游于西方现代艺术之中，了解西方艺术的精魂时，他却又强调对伟大的传统、民族的文化和古典诗歌进行重新的省认。同样是在追求现代诗，他却终于与同他一起追求的“表兄弟们”告别，与同是现代派的战将洛夫、痖弦等发生了激烈的论战。他的艺术实践充满了冒险性、探索性与实验性，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追求，从格律诗到自由诗，从现代诗到古典诗，还有民歌俗谣、俚言词曲，一切有关诗的艺术都可成为他酿造新诗的材料。有人戏称余光中是“艺术的多妻主义者”，是传统的“回头浪子”，其实，余光中在新诗艺术的探索和创造上，正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对多种艺术汲取、调整、融化、更新，在多种艺术的重新整合中形成的。他说：“西方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中国的现代诗。这种诗是中国的，但不是古董，我们志在役古，不在复古；同时它是现代的，我们志在现代化，不是西化。”（余光中《古董店与委托商》）

这种理论是清醒的、平实的，因而也是坚强有力的。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一直困惑着新诗，大陆诗坛亦复如是。余光中的探索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可资借鉴的范例。

还有台湾女诗人席慕蓉，她本是一位画家，她无意于作诗人，然而，她的诗却不仅风靡了台湾，而且震荡了大陆。八十年代初，席慕蓉出现于台湾诗坛，一部《七里香》半年内销售一万册，台湾著名诗人张默说这是过去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不久，花城出版社在大陆率先介绍她，推出《七里香》，由此产生轰动。《七里香》在短时期内重印十多次，累计印数四五十万册，加上她的另两部诗集《无怨的青春》和《时光九篇》，几至突破百万大关，销售之热烈，几可与《唐诗三百首》比肩。她的散文或散文诗集也是本本畅销，甚至冠以席慕蓉的伪制品也成抢手货，一本冒名的席慕蓉的诗与散文合集《献给女孩儿》，居然一版销行五万册，一时之间在大陆形成一股“席慕蓉热”。这种现象在中国新诗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被称为“席慕蓉现象”。人们一面津津乐道席慕蓉的诗，由于知其然而又不知其所以然，也就一面抱怨评论家未能揭示“席慕蓉现象”的秘密。读者期待着，要求从鉴赏和审美的角度探索“席慕蓉现象”之谜，便成了当务之急。席慕蓉诗的魅力到底何在？有人说是因为她的诗空灵、奇幻、邈远，并且深沉、旷达、豪放，还说她的诗画面感特别强。如此这般，虽然都不离谱，但我觉得还说得不够具体不全面，未能把握席慕蓉诗的本质特征。我认为形成席慕蓉诗特殊魅力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席慕蓉诗自然天成。席慕蓉本是习画的，十三岁开始写诗，她说：对于绘画和写诗“两者我都极

爱，不过，对于前者，我一直是主动地去追求，……对于后者，我却从来没有刻意地去做过些什么努力，我只是安静地等待着，在灯下，在芳香的夜晚，等待它来到我的心中。因此，这些诗一直是写给我自己看的。”（《七里香·后记·一条河流的梦》）。正因为她的诗首先是写给她自己看的，没有这样那样的顾忌，也不必拉诗人的架子，在无形中便摆脱了西方现代主义在谋篇、构思上的矫揉和思想语言上的模糊混乱与晦涩，写出来的诗就如“清水出芙蓉”，令读者声入心通，心心相印，爱不忍释。从刻意雕琢到自然平实是不是台湾现代诗从五十年代发展到八十年代的一大转变？我看可以作如是观。第二，席慕蓉的诗主要写人生，写年轻一代人的人生，写爱情、乡情、人情。她把自己的诗的境界比方为“把自己完全打开的夜晚”，她似乎明了了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心灵的隔膜，是角色化了的现代人装腔作势的矫情与作伪所造成的，她的诗便着力于去矫情，去伪饰，求自然，求沟通。千百万青年人极为怀念被他们的前辈所丢失的也被他们自己逝去的岁月所销磨掉的那份童贞那份真诚，一旦在席慕蓉的诗中发现了这些，他们的内心惊喜与外在的欢迎，便不言而喻了。第三，席慕蓉的诗在表现形式上，在语言运用上，没有固定的模式，既不象译文那样的欧化，也不象传统格律诗那样板滞，她不制造音尺（顿）的等距离划一，也不追求诗行的整齐排列，更不割裂民族语言的完整性，一如行云流水，行止自如，没有勉强的痕迹。第四，席慕蓉的诗不象某些现代派诗人公开排斥传统，她能在首先消化传统的基础上发扬传统。比如她的诗也押韵，但决不去凑韵；她也用了不少古典诗词的词语，但却更为丰富了她自己的语言。在这方面她

可能得力于她所致力之绘画艺术，她善将古典诗词的诗情画意融于她的绘画中，久而久之，熟能生巧，便不自觉地将这习惯带进她的诗词创作之中了。当然，席慕蓉的诗多的是儿女之情，缺少的是风云之气，由于风格单一，虽有可读性，但缺少耐读性，可以说是新诗中的婉约派，假如有谁勉强她转变风格写一首郭沫若《天狗》那样的诗，那就失去了席慕蓉，也就没有了她的诗。总之，“席慕蓉现象”是值得重视的，她的诗所产生的轰动效应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她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是自然形成的，很值得我们对照当代新诗进行反思。

由纪弦、余光中与席慕蓉的创作所勾勒出的台湾诗歌创作轨迹，是在摇旗呐喊、集团进军中走向西方，然后参差错落、步调不一致地回归东方这种交错复杂的氛围中完成的。他们艺术追求的方向虽然并不一致，而他们的创作所形成的整体方向与台湾新诗发展的总趋势却是密切吻合的。每个人的追求只是整体追求中的一个部分，然而，每一个人的追求又是整体追求中不可或缺的。这就是这三位著名诗人在台湾诗坛的现实地位和他们在大陆新诗史上可据以推测的历史地位。

在台湾，纪弦、余光中、席慕蓉都是知名度颇高的诗人。他们都用自己的声音唱着自己的歌，个性鲜明，风格迥异，然而，他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因此，他们的诗也同时向人们展现了他们所具备的共同特征。

台岛僻居一隅，四九年的炮火，轰毁了它与大陆之间联系的纽带，隔绝的窘困与饥渴，怀乡的苦闷与伤感，始终浓重地笼罩着台湾诗人，台湾人称之为“大陆情结”，这情结

曾经无情地折磨着几代台湾人。纪弦、余光中自不必说，连年龄最小的席慕蓉也深受感染，她忧伤地抒唱乡愁，唱草原和长城在她梦中升起，唱她童年少年生活过的四川、南京。三家诗歌中有极多的篇什都抒发了怀乡思亲的感伤情绪，即使是矜持而孤独的纪弦也不例外。诗到忧伤自然工，难怪台湾诗具有特殊的魅力，那份美丽的忧伤便足以撼人心魄。

缪斯永与爱神为伴，有哪一位诗人能不唱情歌，能不说情话呢？正是浓郁的爱情激起了大陆一些校园里的“席慕蓉热”。席慕蓉不仅忧伤地诉说乡愁，并且妩媚地诉说爱情，令人觉得真诚，觉得凄楚，觉得缠绵。爱情能教人要死要活，席慕蓉可以让她的读者在她的情诗中死一千遍活一万遍，然后爱情仍然充满了新鲜而梦幻的魅力。余光中雨夜在巷中的彷徨，共伞时异性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感融，以及雨中喷吐之红莲的象征和莲恋莲的咏唱，也能使人柔肠寸断。纪弦象个“男子汉”，他好的是他的烟斗、手杖和酒，似乎轻易不肯吐出“爱”，然而，《你的名字》却写得一往情深，浓得化不开。还有纪弦与余光中的“赠内”或“寄内”诗，也绝不等于传统古典意义的“寄内”，却是真正的情诗，“我好比飘洋过海的三桅船，你是我到达的安全的港口”（纪弦《黄金的四行诗》），其中之情，其中之爱，其中之信赖和慰藉，都不是普通而肤浅的情诗所可比拟的。

与大陆的诗人不同，这三位诗人似乎并不十分关心现实社会，他们似乎缺少向现实世界扩张的参与意识，而较多地在诗歌中表现他们对人生究竟的热烈追寻，对生命本质的认真思考，对人类自身的哲理反省。纪弦在《飞的意志》、《苍蝇》等许多的诗篇中嘲笑人类自身行为的荒谬性，嘲笑人类

经常处在理想与现实相脱离的窘境之中，《火与婴孩》对人类本性的哲学思考，可谓极其深刻，而在梦中终南山故乡的巨石上又触及“亘古的凉意”。余光中追求着在刹那中窥见永恒，在他那里，诗是哲学，是宗教，是内向的灵视，是一种禅悟。他要与永恒拔河，要与所罗门赌赛，要与李白对话，一只翘翘的无生命的白玉苦瓜，竟使他看到了艺术的永恒，看到了鲜活的生命，看到了凝聚在它体内的虽然冷却然而火热的生机。茂密摇曳的狗尾草埋葬了一切，现实的存在都将枯朽，唯有星星眨着神秘的眼睛。席慕蓉的诗旋绕于爱情的轴心，而爱情则是永恒的，无论是无望之爱的痛苦，还是事后追怀的甜美，都只是短暂的瞬间，既然在这瞬间你已触摸到爱之真谛，你便拥有了无限，所谓“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对于爱情的思考，升华到哲思、升华到顿悟，升华到人生、人类的深广度，这种爱是人间的奢侈品，它是神果仙花，席慕蓉偷它来献于人间，它终于令世人香醉而痴，但它也终于不是现实的。

鉴赏评析既是一种理性的审美评价，更是一种全知全能的参悟，二者相比，更重要的还是后者。三家诗确是好诗，作者的鉴赏评析虽是一家之言，却也是一得之见，相信每一位读者读了这本书后都会悟到更多的东西，这就不枉费了选著者的一番苦心了。

吴奔星

1990.3.20于南京听漏轩

目 录

序.....吴奔星

席慕蓉——一朵来自天上的花	1
一颗开花的树.....	3
成熟.....	4
渡口.....	6
山月.....	8
给你的歌.....	10
流浪者之歌.....	12
送别.....	14
如果.....	15
错误.....	18
乡愁.....	19
命运.....	21
长城谣.....	23
狂风沙.....	25
如歌的行板.....	27
我的信仰.....	29
融雪的时刻.....	31
泪·月华.....	32
楼兰新娘.....	35

白鸟之死.....	38
悲剧的虚与实.....	40
悲喜剧.....	42
禅意(之二).....	44
山路.....	45
诱惑.....	47
灯下的诗与心情.....	49
长路.....	51
雨夜.....	53
雾起时.....	55
苦果.....	56
雨后.....	58
无言歌.....	60
誓言.....	62
沙堡.....	63
沧桑之后.....	65
忠告.....	67
无题.....	69
青春(之一).....	71
邂逅.....	72
回首.....	74
历史博物馆.....	76

余光中——艺术的多妻主义者 82

扬子江船夫曲.....84

算命瞎子.....86

五陵少年.....	87
等你，在雨中.....	90
碧潭.....	92
下次的约会.....	95
永远，我等.....	98
当我死时.....	100
狗尾草.....	102
所罗门以外.....	104
民歌.....	106
乡愁.....	108
呼唤.....	110
盲丐.....	112
摇摇民歌.....	115
白玉苦瓜.....	117
乡愁四韵.....	120
灯下.....	122
给伞下人.....	124
中秋月.....	126
小褐斑.....	128
红叶.....	130
沙田秋望.....	131
与永恒拔河.....	133
蟋蟀吟.....	135
赠斯义桂.....	137
寻李白.....	139
双人床.....	142

如果远方有战争	144
松涛	146
风铃	148
伞盟	150
初春	151
布谷	153
漂水花	156
竞度	158
望海	160
控诉一支烟囱	162
珍珠项链	164
雨声说些什么	166

纪 弦——一只嗥于荒原的孤独的狼 168

狼之独步	169
在地球上散步	170
飞的意志	172
6与7	174
彗星	176
人间	178
不再唱的歌	179
吃板烟的精神分析学	181
狂人之歌	183
勋章	184
光明的追求者	186
在公园	188

黄昏·····	189
萧萧之歌·····	191
四十的狂徒·····	193
你的名字·····	198
火葬·····	200
一封信·····	202
火与婴孩·····	203
苍蝇·····	205
过程·····	206
总有一天我变成一棵树·····	209
沙漠故事·····	210
雕刻家·····	212
铜像篇·····	213
一小杯的快乐·····	215
海滨漫步·····	219
脱袜吟·····	220
一片槐树叶·····	222
黄金的四行诗·····	224
梦终南山·····	227
夜记·····	229
连题目都没有·····	230
春雨·····	232
徐州路的黄昏·····	234
太鲁谷·····	235
七十自寿·····	237
读旧日友人书·····	239

槟榔树：我的同类.....	240
战马.....	243